**难别，赛先生**

作者：马振军

你，真的有一个科学梦吗？

你为了研究一个课题的国内外现状，查找了无数文献，阅读了无数文章，枯燥乏味；你为了一个实验，看遍了无数次失败的数据，经历了无数次崩溃的结果，通宵达旦；你为了采集一片区域样本，跑了无数沙漠戈壁，走了无数的荒山草原，身心疲惫。深深切切科学研究的体会的你，是否和当初那个在课堂上回答“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”的人一样意气风发？我在困惑迷茫时也会问自己，为什么要选这条足迹更少的小路？走的很疲惫时，也会想在温暖的地方停下脚步观望前景，鲁迅先生笔下的赛先生，真的能举着一盏明灯，看着蹒跚的你我，照亮前行的荒路？

我是否要真的别了赛先生？

我在后来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中，偶尔会碰到黄大年教授，是他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他用自己的经历让我明白：科学梦不是空谈，不只是发自内心对科学的热爱，而是脚踏实地，心有大我，至诚报国。得知黄老师噩耗是在2017年1月8日晚，中国，甚至世界的地学界失去了一位让人敬佩、尊重的科学家。你我可能之前都有科学梦，我们以为支撑这个梦想的应该是纯粹对科学的热爱，对未知的求知，仅此而已。可是黄老师告诉我们，在科研道路上的你我，不仅仅是有求知热爱就足够了，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，科学梦需要的更是一种奉献。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出生、成长，我们对科学的一腔热血更应该撒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

我也曾问一位心理学的老先生，为了什么做科学研究。他笑眯眯的告诉我，是为了我们的真善美，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。我暗自发笑，以为老先生是在和我开玩笑。没想到他换了一副极为认真的表情，和我说，心理学是一门助己助人的科学，学心理学让人爱自己，也爱着自己的家园。他告诉我，他刚走出大学校园时，也曾踌躇满志，想要做一番大事业，却不想被分配到偏远的小山区，在一间小小的砖瓦房里，没有实验器材、没有研究助手，一个人只有靠反复重复验证，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。当他讲到这些艰苦的过往时，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尴尬，而是满满的追忆和笑容。在当时全国这样的小小的砖瓦房，与远在北京怀柔的火箭实验基地（现在的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）连在一起，支撑着每个有科学梦的人前进，也支撑这个国家前进。

一块石头，在你眼里，可能是一条蜿蜒的山脉，一部沉积的厚重的历史书。一汪清泉下，你不再幻想地心之旅，而是希望探知可持续利用的地热能源。走在山林荒漠的你，不是探险，不是旅行，而是探索此间的地层年代、含矿情况。渐渐地，你没有了一个个儿时天真的梦。小时候惊奇的现象，长大后都找到了科学的解释，奇怪的想法，都被一丝不苟的理论知识替代填充。你丢下梦幻的万花筒，带起严谨的黑框眼镜，去科学的探索问题。曾经科学对你来说，只是阳光透过三棱镜会出现彩虹，只是鸡兔同笼时数不过来的脚掌。而越向着科学的深处走，越发现它的无穷无尽。

小时候在老师问大家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，无知而勇敢的我大声的说“我要做一个科学家！”我想这广袤的国土上有我的脚印，想在某个领域留下我的名字，我想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，站上巨人的肩头看更广阔的世界。而如今，像我曾经许的愿，我成为了一名科研工作者，我背着探测仪走过了许多地方，科学进取的土壤有我流下的汗水。然而，我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了吗？不，我只是一个无名的科研工作者，在科研大军中，像一颗石子，像一个齿轮。我成为了我梦想成为的人，但也没有成为那样的人。从事科研工作之后，我慢慢知道科学梦不是空洞的梦，科学家不一定是伟大的人。和许许多多科研工作者一样，我们在不起眼的工作岗位上，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而这种力量的交汇，一定能成为我们国家的推动力。

探索科学的道路并不好走，甚至一路坎坷，荆棘密布。我们有时只能孤身一人踽踽前行，有时万幸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勉励。这条道路并不是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，而是一条幽深的蜿蜒小路，我站在路口，也曾犹疑，走在路上，也曾看不到希望，也曾想要和心里的赛先生告别。但当我想起像钱学森、黄大年老先生这样的前辈，想起那些在更艰苦的环境中，仍一丝不苟的做着科研工作，诚诚恳恳的为国家奉献的科学家们，我的心中又充满了力量。赛先生的形象不再是一个空洞的、虚构的影子，而是一张张真实的面孔，赛先生也并不是某个人，而是一种精神，一种信仰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心里都有一位赛先生，但我始终感激我心里那个为我提灯照亮脚下坎坷的赛先生，让我即使孤单也能勇敢前行，让我的科学梦能扎根在爱国、奉献土壤中，能够汲取前辈的精神力量，能一路坚定的走下去。

从儿时到现在，我从没放弃过我的科学梦，万幸赛先生也从未与我告别，虽然我可能不能像钱学森、黄大年老先生那样为科学的发展作出那样大的贡献，甚至在历史上留下名字，但我的心里还燃烧着那一簇小小的火苗，足够温暖我的双手双脚，让我不畏惧害怕。

那么你呢，心底还埋着一个科学梦吗？